

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。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」唐代詩人王維的《鹿柴》寫到。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對這首詩解讀說，在莽莽蒼蒼的大自然曠野裏，在無邊無際的沉默中，人的本能就是用聲音尋找和確認他者的聲音，「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那座空山，聲音照亮了王維。」

大公報記者 張帥武漢報道

日前，李敬澤攜新書《空山橫》與武漢讀者見面。這本書起於「聲音」，由十六篇演講構成，討論文學、跑步、雨燕、鵝掌楸、超級AI、有機村莊、自然生態等多元主題，以幽默睿智的文字坦誠內心，傳達對世界的觀察與未來的省思。

### 把即興聲音化為文字

李敬澤稱，多年來在稠人廣眾前說話，他偏執地要求自己「不寫稿子，不從第一句話想到最後一句話，不讓每一句話都事先落到書面上，而是把自己驅趕到一種不確定狀態，赤手空拳、走投無路、如臨深淵，站在麥克風面前，逼迫腎上腺素分泌，在猝不及防中將風馬牛不相及的事聯繫連接起來，「行至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，讓風來讓雲飛。」

除劉震雲之外，李敬澤是內地作家裏有名的跑步愛好者。他認為空稿演講如跑步一樣，散步、坐着、躺着都比跑步舒服，但是不慣着自己，命令自己跑起來，最初一公里如同天人交戰，肉身沉重，堅持下來，骨頭和肉都輕了。他想想看能不能通過空稿演講，讓「裝死的」的腦子和舌頭活過來。

「這是我特別喜歡這種方式的原因。先說話，讓聲音流淌，然後在書面上修改完善。把時間再過一遍，把生命再經歷一次。」李敬澤說，事後拿到演講逐字稿，慢慢地電腦上修改，即興的聲音化為文字落在書面上，像重回到了現場。定書名時，《空山橫》套用了王維的詩詞加上了一個「橫」字，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，若認為「一座空山橫在眼前」可以，或者認為「面對空山強橫起來」，不害怕說話，也行。

### 雨燕走「雲路」行者走「本路」

今年七月，「北京中軸線」申遺成功，在中軸線古老的建築中生活著一群「飛行高手」北京雨燕，每年完成繁殖任務後便從北京向越冬地遷徙，最遠抵達非洲大陸南端，次年再回到北京繼續築巢繁衍。

「如果讓我為理想中的作家選一個LOGO（標誌），我選北京雨燕。」已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李敬澤介紹，為了有足夠的高度飛起來，北京雨燕必須棲息在高峻之處，如果是尋常的屋檐，牠們來不及飛起就會栽到地上。換作一個作家，那他就是命定的飛行者，對人的想像和思考以天空與大地為尺度；他必須御風而飛，因此堅信虛構的意義，通過虛構俯瞰人類精神壯闊的普遍性。

在李敬澤看來，有的作家是北京雨燕，有的作家是行者。作家如李白在心裏和筆下都兀自大鬧，走的一直是「雲路」，光芒四射，活在世人的仰望中；而作家如杜甫曾經是雨燕，年輕時心高萬仞，後來落了地，在地上長出了腳，成為了行者，一步一步，步步驚心；橫絕古今的曹雪芹則既飛在「雲路」上、又走在「本路」上，茫茫人海走成了子然一人。這些偉大的靈魂，在往昔、現在一直陪伴著我們，他們是我們的理想作家。

### 做一個滿懷敬畏的「述者」

李敬澤的分享會在具有武漢文化地標之稱的卓爾書店舉行。他坦言，每次去書店、圖書館都覺得特別「受傷」，面對那麼多書，會覺得天下的真理和道理都被人說完了，天下的好故事都被人講完了，天下的美辭章也被人寫盡了，而且還寫了那麼多。

「這個時候，你就會陷入自我懷疑，回到家，面對電腦，孤燈長夜、搜索枯腸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去，這到底有多大的意義？世間是否真的就少你這一本書？」李敬澤說，很早的孔子就「述而不作」，把自己定位為傳統闡釋者，勘定和守護恆常不易的價值。他也希望能以孔子的態度，平衡這個時代「作者」的淺薄和狂妄，面對自然化，面對人間萬象，面對先人的智慧，謙卑地做一個滿懷敬畏的「述者」。

## 新作《空山橫》收錄十六篇「有聲」文章



▲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。 大公報記者張帥攝

# 人的本能就是尋找和確認聲音

### 作家簡介

李敬澤：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，曾任《人民文學》雜誌主編，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。著有散文和評論作品《青鳥故事集》《詠而歸》《上河記》《會議室和山丘》《跑步集》等，曾獲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文學理論評論獎等諸多獎項。



▲李敬澤為讀者簽名。 大公報記者張帥攝

### 「文學應該是哪吒」

李敬澤毫不隱晦地指出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，文學特別是小說就在不斷「退卻」。小說家、編輯和批評家對此都在想解決辦法。

「我覺得，文學應該是哪吒。」李敬澤稱，孫悟空大鬧天宮，是革別人的命，而哪吒是革自己的命，拋卻已有的一切，走出他的廟宇和城邦，進入廣闊原野，越過種種界限，獲得一個新的心，脫胎換骨之後，在荒野中摘一枝荷花，或隨手摘一枝別的植物，以此獲得一個新的身體，這應該就是投入時代偉大變革的文學。



▲《跑步集》，李敬澤著，花城出版社。

### 迎接AI挑戰 堅守文學語言主權

坐落於北京芍藥居的中國現代文學館，是中國第一座、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學博物館，這裏收藏著大量的作家手稿和信函。李敬澤兼任著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，讓他憂慮的是，現在作家已經沒有手稿，信也不寫了，以後收藏什麼？他看過巴金和朋友的往來信札，通信的人雖然被空間和時勢所「隔」，但他們以書寫克服這種阻隔，有一種由「隔」而生的珍惜、珍重和溫暖。

「杜甫的詩約一千五百首，如果他有手機的話，起碼有五分之一是不必寫的。」在李敬澤看來，杜甫寫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」、「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與商」，這種阻隔間斷，反而使杜甫成了一個追憶、遙望、惦念和感嘆的詩人。

現代科技還帶來更大的挑戰。去年以來，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飛速發展，作家也開始討論AI會不會「兵臨城下」砸掉他們的飯碗。《空山橫》收錄了一篇李敬澤關於超級AI的演講，他在其中回應，很大程度上，人類感知自我與世界的語言是由文學塑造的，文學並非一種可以出讓替代的技能，它是人類自然語言的最高形態。在一個超級AI的世界裏，人類對文學語言的主權是保有主體性的要害陣地，是要堅守的「上甘嶺」。



▲《空山橫》，李敬澤著，江蘇譯林出版社。

### 期待再與香港讀者交流

香港文學館今年五月開館，李敬澤與香港嘉賓共同為文學館開幕揭牌，在演講中稱讚香港自此添了一處文學的「應許之地」，將吸引熱愛文學的人們到此，在字裏行間聆聽香港本土的「小城故事」。李敬澤對《大公報》表示，日後有機會，期待再與香港讀者見面交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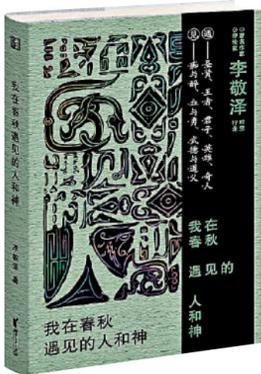
▲李敬澤在武漢卓爾書店與讀者交流。 大公報記者張帥攝

### 手抄《左傳》對春秋情有獨鍾

今年下半年，李敬澤接連推出兩本書，一本是《空山橫》，另一本是《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》，後者是李敬澤的歷史隨筆集，回到春秋時代，五十三篇隨筆走進《左傳》《史記》《詩經》《論語》，在經典的細碎之處感悟古人生命的激盪、飛揚與自由。

李敬澤在武漢與讀者交流說，過去二十年，他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抄《左傳》《史記》，一邊抄一邊翻成現代漢語。之所以喜歡在春秋時代遊蕩，是因為這是中華文明的「青少年」時期，人們橫行於荒野，毫不拘謹，湧動著自然的大力，獨對天地和本心，都帶著神采奕奕的神性，「即便作惡也不猥瑣，哪怕明天面臨生死抉擇也不『內耗』，起而行，拍案而絕。如此遼闊，浩蕩長風。」

「星沉海底當窗見，雨過河源隔座看。」李敬澤還引用李商隱的詩稱，漫遊於春秋，遇見這些人和神，如見星沉海底，如看雨過河源，見出了自己，看見了生命的低處和高處、深黑的泥濘和燦爛星空。他要求自己在寫作上避免陳詞濫調，寫文章也要像春秋時期那樣，見山寫山，見水寫水，準確有力。「春秋的曠野，無邊無際，至今我還在路上。」李敬澤介紹，接下來，他還會寫一本《春秋傳》，做一個穿越者，繼續與春秋人物對話。



▲《我在春秋遇見的人和神》，李敬澤著，江蘇文藝出版社。

## 《閻崇年文集》學術座談會在京舉行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：沉浸史籍七十載，潛心著述千萬言。《閻崇年文集》學術座談會二十六日在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舉行。圍繞閻崇年的學術成果，以及清史、北京史、滿學、故宮學等領域，九十高齡的著名史學家閻崇年與鄭欣淼、馮爾康等學術界嘉賓進行了熱烈的交流。座談會期間，還舉行了「閻崇年學術數字文獻系統工程」啟動儀式。

閻崇年，一九三四年生於山東蓬萊，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，其對於清史、滿學、北京史等領域貢獻卓著。此次匯總成集的《閻崇年文集》共二十六卷，計一千餘萬字，集中呈現了閻崇年七十載治學生涯的重要成果。文集主要包括：《森林帝國》《清朝開國史》《努爾哈齊傳》《袁崇煥研究集》《清史論文集》《滿學論文集》《燕史論文集》《正說清朝十二帝》《大故宮》《故宮六百年》等。

座談會現場，滿頭銀髮的閻崇年精神矍鑠，並做了鏗鏘激昂的發言。他表示，在自己七十年的學研行程中，共有五點感受：其一，學者治學，既要慎始，更要善終。其二，一個學者，研究方向選定，就要心憂心勞，堅定不移。其三，史學研究，千頭萬緒，重在求真求理。其四，研究人員的修養，主要在於「澡德日新」。其五，以師為範。

閻崇年謙遜地說：「我自知不聰明，便要『笨鳥先飛』。別人一周工作五天，我七天。別人過年過節休息，我不休息。鎖定目標，自強自勵，爭取人生三百年，努力做個好學者。」閻崇年還回憶了與史學大家白壽彝的交往，並表示「白先生謙虛嚴謹的學風，令我沒齒不忘。」

中國社會史學會創會會長、著名歷史學家馮爾康，與閻崇年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並且同作清史研究，一直是學界佳話。在寄信致辭中，馮爾康闡述了自己對於閻崇年學術研究的看法，「閻崇年先生主要有五大建樹：第一是研究領域廣泛，貫通上下古今。第二是研究具有開創性和倡導性，將中華文化總體史研究向前推進一大步。第三是關注並踐履清代與台灣的研究。第四是致力於歷史知識的大眾化。第五是敬畏歷史的態度和敬業求真的精神。」

在活動現場舉行的「閻崇年學術數字文獻系統工程」啟動儀式上，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萬捷介紹說，目前正在將閻崇年全部



▲現場舉行「閻崇年學術數字文獻系統工程」啟動儀式。右二為著名歷史學家閻崇年。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

的著作、資料、照片、影像作品等進行「數字化」，而且將把這些文獻進行系統性打通，最終以多種形式呈現一個數字化的學術博物館。